

诗歌意境的“情景交融”与“象外之象”

——Burton Watson 译《寻隐者不遇》评析

陈大亮

(天津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 天津 300204)

摘要: 诗歌意境的审美内涵可以从情景交融和象外之象两个方面来界定,前者是意境生成的基本条件,后者是意境生成的必要条件。这个研究成果为意境翻译批评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点,有助于确立译作意境的批评原则和具体标准。文章选择了贾岛的《寻隐者不遇》为个案来解析诗歌意境的本质特征,依据意境的批评标准从18种译文中挑选出华兹生译本探讨了诗歌意境翻译批评的具体方法和步骤,目的是为印象式的诗歌意境提供一种科学的翻译批评模式。

关键词: 诗歌意境;情景交融;象外之象;翻译批评

中图分类号: H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24(2012)04-0052-06

一、引言

意境是诗歌的灵魂与核心所在,在诗歌翻译中十分重要,但研究起来又相当困难,一直是一个薄弱的研究领域。其困难在理论、批评和实践三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以《寻隐者不遇》的翻译为例,在收集到的18种译文中,笔者发现有不少译本歪曲了原诗的意境,偏离了原诗的主旨。在检索到的研究文献中,我们并没有看到有人从意境的角度对这些译本进行质量评价。虽然黄国文教授以这首诗为研究对象发表了两篇文章,并把语言学视角的研究成果写成了专著,但是他忽略了诗歌翻译最重要的意境问题,也没有在语言分析的基础上对不同译文的优劣作出评价,读者看过8种译文的分析后并不知道哪些译文好,好在何处,为什么等翻译批评问题。当然,这样要求黄国文先生是不公平的,因为他已经声明:“本文是诗歌的功能语篇分析,没有从文学欣赏和意境传递的角度去分析。”^{[1]70}因此,我们不能苛求前人,也没有必要苛求前人的研究面面俱到。鉴于这种必要的背景与现状的交代,笔者选择了贾岛的《寻隐者不遇》为个案来研究

诗歌的意境,并以华兹生(Burton Watson)的译文为样本解析意境翻译的再创造问题。

二、《寻隐者不遇》的意境

贾岛的这首五言绝句表面通俗易懂,平白如话,实则意境深远,境在象外。赵昌平对这首小诗的整体评价是:“诗意似直而婉,似近而远,简净而饱满,犹见炼意之功。”^{[2]280}这种评价可谓客观而公允。贾岛在结构上匠心独运,采用问答体的形式,藏问于答,一问三答,一波三折。诗情在问答过程中一起一伏,直中有婉,曲中有直。在意象描写上,作者通过青松、童子、仙药、白云、深山五个具体的实象描写,烘托托月地写出了一位超凡脱俗、神秘莫测、隐形遁世、逍遥自在的隐者形象。因此,意象似近而远,创造了“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的意境效果。在炼意方面,该诗独出机杼,平中见奇,意在言外。李建国指出:“‘不遇’是实写,‘遇’是虚写;‘不遇’是言内之意,‘遇’是言外之意;诗人‘不遇’的是对方的‘形’,‘遇’到的是对方的‘神’。”^{[3]10}在“遇”与“不遇”的张力结构中,诗歌的“言外之意”与“象外之象”才得

收稿日期:2011-04-0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0FYY007)。

作者简介:陈大亮(1969-),男,江苏徐州人,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翻译批评。E-mail:darlingcdl@163.com

以彰显。

在整体评价的基础上,我们再把分析焦点瞄准诗的意境。意境的基本内涵究竟有哪些方面呢?刘九洲从创造和欣赏的角度对意境进行界定:

“自唐而至清,古代艺术理论家们分别从创造和欣赏的角度对意境进行过界定。从欣赏的角度来说,意境就是‘象外之象’;从创造的角度来说,意境就是情景交融。”^[453]其他几部论述意境的专著,如韩林德的《境生象外》,蒲震元的《中国艺术意境论》,蓝华增的《意境论》,薛福兴的《东方神韵——意境论》,顾祖钊的《艺术至境论》等都把“情景交融”和“境生象外”看作意境的审美特征。陈伯海把意境的特征概括为“意与境会”和“境生象外”两个方面。^[589]在广泛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发现情景交融与象外之象是意境的两个主要特点。这两个特征既有历史渊源,又能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意境的本质特征,提纲挈领地抓住了意境的生成机制。“意与境会”关涉到审美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发端于心物感应,表现为情景交融。“境生象外”是意境生成的根本条件,表现为“象外之象”,关涉到实象与虚象之间的关系。虚象是建立在实象的基础上而产生的,没有后者便没有前者;前者是判断诗歌有无意境的重要标志,无前者,后者的象就无味。

以上是意境的理论描述,在贾岛的这首诗里意境是如何表现的呢?首先,在“意与境会”方面,诗人对隐者精神的景仰之情与高山白云等自然景物的描写两个方面有机地融为一体,主客体关系在心物感应、情景交融中达到物我统一,让读者觉得如见其人,如临其境。在“境生象外”方面,诗中的意境是通过虚实相生而产生的:“不遇”是实,“遇”是虚;景物描写是“实”,情感寄托是“虚”;诗中描写的“松”与“童子”等五个意象是实,隐者的形象是虚。诗的意境与主旨关键不在“实”,而在于“虚”。诗表面上写的拜访隐者而没有遇到,但实际上诗人遇到了什么呢?“他遇到的不是隐者的肉身,而是他的精神,他的情操,他的心灵中的精神世界。”^[653]那么,隐者的精神世界又是通过什么生发出来的呢?答案就在于“境生象外”之中。“松”、“童子”、“药”、“山”、“云”五个意象都是实象,也就是“象外之象”中的前一个“象”。这些象表面上

好象与隐者没有关系,实际上都是写隐者,隐者的精神就蕴于这些意象之中。松树的高洁,童子的纯真,采药的爱心,深山的清幽,白云的超脱,不都体现了隐者的精神风貌吗?这“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隐者形象就是“象外之象”中的后一个“象”,即虚象。正因为它是虚象,整首诗的意境才深远,才能给读者留下无限丰富的想象空间。

三、译本选择的原则与标准

在解析原文的基础上,我们再来看看译文的情况。在考察这首诗的英译本的时候,我们找到了18种不同的译文,其译者分别是 Witter Bynner、Burton Watson、许渊冲(1988)、许渊冲(2000)、吴钧陶、王大濂、孙大雨、万昌盛、Stephen Owen、Greg Whincup、Louise Strong Hammond、徐忠杰、裘小龙、陈君朴、林健民、任治稷、唐一鹤,邢全臣。黄国文从语言分析与语篇分析中的话轮确定角度讨论了其中的前8种译本,没有探讨意象与意境问题。^[765-77]范存忠在用英文撰写的 CHINESE POETRY AND ENGLISH TRANSLATIONS 中简单评论了 Hammond 的译文,指出译者漏译了很多东西,第一句在译文中不见了踪影,第三句意义没有很好地得以表达,隐者的形象没有在译文中得到体现。^[815]由此看来,很有必要从意境的角度对不同的译诗进行美学上的审美价值判断。

就《寻隐者不遇》的十几种译文而言,判断其翻译质量的主要原则是看译者有没有译出原诗的“象外之象”,即译作能否通过实象的描写让读者联想生发出一位隐者的虚象来。因为这“象外之象”既是意境生成的根本条件,也是这首诗的主旨和精髓所在。

若把意境当作诗歌翻译批评的标准,我们需要把意境的审美内涵与生成因素具体化,否则就难以实现批评的客观性、科学性和公正性。宗白华认为,“艺术意境不是一个单层的平面的自然的再现,而是一个境界层深的创构”。^[974]这句话说明了意境是有不同层次的,其结构层次的划分又依据意境的不同特点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具体到贾岛的这首诗来说,其意境首先可以分为“情景交融”和“象外之象”两个基本层次,前者是意境生成的基本条件,后者是意境生成的必要条件。意境的这两个审美层次具有层深的递进

关系,情景交融才能产生意象,有了意象才能产生意境。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深化。

四、华兹生的译本解析

在考察《寻隐者不遇》18种译本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影响“情景交融”的生成要素有人称代词、叙事视点、事件场景三个方面,影响“象外之象”的生成要素有虚实相生与格式塔意象两个方面。因此,意境的这五个方面构成了这首诗意境的批评标准。依据原诗意境的审美内涵以及译诗意境的评价标准,我们选出了华兹生的译文作为样本来解析诗歌意境的“情景交融”与“象外之象”在译诗中的再现情况。

Looking for a Recluse but Failing to Find
Him

By Jia Dao

Under the pines I questioned the boy.

"My master's off gathering herbs.

All I know is he's here on the mountain—

Clouds are so deep, I don't know
where..."

—Tr. Burton Watson^{[10][167]}

(一) 情景交融

影响“情景交融”的生成要素有人称代词、叙事视点、事件场景三个方面,它们之间有密切的关联性,前者会影响后者。人称代词如何添加直接影响了译诗的叙述者、受述者与读者等叙述主体,而叙事视点又与事件场景相互联系。

1. 人称代词的增补。中国古典诗歌中省略或隐藏人称代词的现象相当普遍,贾岛的这首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全诗四句,涉及三个人物,四个动词,但诗中却没有一个人称代词。鉴于英汉两种语言在人称、时态、主语、单复数等形式上的巨大差异,译诗增补人称代词在所难免。增补填补缺省的人称代词会影响到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受述者、参与者、读者等叙事人称之间的关系,正如布斯说的那样:“任何阅读体验中都具有作者、叙述者、其他人物、读者四者之间含蓄的对话。”^{[11][175]}由此看来,古诗英译中人称代词的增补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作为语言差异的关键因素,叙事主体是否用代词符号呈现于译文必然关系到诗歌美学价值的损益问题”。^{[12][87]}针对这首诗的具体特点来说,译者要

做的不是避免使用人称代词,而是怎样将人称代词填充化才能不影响意境的传达。

在人称代词的增补方面,华兹生(Burton)的英译在“问童子”前添加了第一人称代词“I”,代表“隐含作者”,以与真正的作者区别开来;在“师”前添加了my,表明这句话是童子的直接引语;在“在”前添加了第三人称代词he,指代童子的师父;在“不知”前添加了“I”,代表童子。虽然译文中出现了三个“I”,但所指并不混乱,读者从问答结构中很容易看出这是隐含作者与童子之间的对话。

根据华兹生的人称代词的增补情况,我们可以判断是译文运用的是问答体,而非便条体或转述体。这三者的区别很重要,因为不同的文体直接影响意境的传达。问答体的译文把叙述者与童子的对话用直接引语传达出来,让读者参与到诗中描述的事件中来,引导读者随着叙述者的观察视点一起体验寻访隐者的全过程。便条体的译文既改变了原诗的“意”,也改变了原诗的“境”,结果从根本上破坏了原诗的意境。在“意”方面。原诗抒发了对隐者的仰慕与赞美之情,而便条体的译文表达的却是因没有见到隐者而产生的失望沮丧之意。在“境”方面,原诗的场景发生在“松下”与“此山中”,而译诗却成了追忆过去的记录,事件发生的当下性不复存在。间接引语的译文拉大了读者与叙事事件之间的时间和空间距离,译诗的语言是说明性的解释语言,译者似乎在告诉读者过去发生的一件事,事件发生的情景交融性不复存在。

2. 叙事视点。相对于小说叙事的研究来说,诗歌叙事的研究是一个相当薄弱的领域,但也有一些学者关注这个问题。叙事视点是叙事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借用华莱士的界定就是:“这个术语泛指叙述者与故事的关系的所有方面。视点包括距离(distance)(细节和意识描写的详略,密切还是疏远),视角(perspective)或焦点(focus)(我们透过谁的眼睛来看——视觉角度),以及法国人所谓的声音(voice)(叙述者的身份与位置)。”^{[13][48]}

叙事视角首先是叙述者的人称问题,分为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在叙述人称方面,译者以第一人称“I”作为叙述者(也就是前边

说的隐含作者)，代表慕名而来的拜访者，以此拉近与读者的距离，仿佛读者随叙述者一起去拜访隐者。译诗中出现的参与者就是“童子”，他充当了另一个叙述者，起到了烘云托月的作用。

“隐者”没有以第二人称 you 的身份出现，而是通过“我”与“童子”的三问三答的对话间接呈现，这样才能创造出虚实相生、含蓄无垠的意境。隐含作者与童子之间的直接对话具有演出的戏剧性效果，把一个若隐若现的隐者形象含蓄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整首诗具有直接的对话性，而不是叙述者一个人的独白。

与叙述者密切相关的是叙述接受者，也称为受述者。叙述者是话语的讲述者，他可以是真实的作者，也可以是隐含作者；受述者是听者，是话语的接受者。叙述者代表的是“谁在说”，受述者代表的是“谁在听”。黄国文根据叙述接受者的差异把8种译文分成两组：一组是把“隐者”看作叙述接受者，叙述者把他与隐者和童子的对话转述给当时不在场的隐者听；另一组的叙述接受者不明确。^{[7]6}在第一种情况下，译者把隐者看作受述者，以第二人称代词 you 的形式指代隐者。这样的译文就变成了便条体或转述体，情景交融的同时性与在场性就消失了。华兹生的译文属于第二组，译者没有把叙述者与童子的对话转述给当时不在场的隐者听，而是突出了叙述者与童子的对话性，让读者作为受述者参与到事件场景之中，直觉感悟对话之外的言外之意与词外之情。“诗人笔下所造的‘境’，不仅使自己和风景相沟通，也使读者和风景相沟通，还使诗人、风景和读者三者相沟通，从而完成从景到境的创造过程。”^{[14]49}在华兹生的译文中，叙述者、读者与景物三者相融合了。叙述者就像一位导游，他引导读者一起参与诗所描写的情境之中，一同感悟，共同体验。

3. 事件场景。关于情景交融的特点，王夫之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姜斋诗话》）这句话说出了情景交融所具有的情中带景，景中含情的审美特征。如何才能实现情景交融呢？

王夫之提出一个“现量”的概念来概括“即景会心”的审美关照过程。根据郁沅的研究成果，

“‘现量’之景，既是即目所见之景，又是内心所表露之景，是‘心’‘物’在瞬间的一种拍合”。^{[15]267}王夫之借此概念来说明情景交融的审美关照之心理特点。“现量”实际上是一种感性直觉思维，“强调现时现地知觉的直观性，不依赖于过去的经验和知识”。^{[15]269}这里“现时”指向时间，与事件的过程有联系；“现地”指向空间，与场景有联系。合起来，“现地知觉的直观性”指向时空一体性，体现了“境”的根本特征。

“境”同时包含时间性和空间性的，“这一境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开放性和广延性直接指向意境的本质内涵”。^{[16]25}意境的时空一体性可以通过事件场景反映出来。译者注意到了原诗中的“松下”与“此山中”两个环境成分。译文用 Under the pines 以及 here on the mountain—成功地再现了事件演出的场景，把时空融为一体，给读者以临其境，如在眼前的直观感受。读者与诗中的人物没有了时间与空间的距离，仿佛与童子同时站在山脚边、松树下，一同参与事件的演出。在这里，主客之间的关系消失了，读者可以自由地进出诗的画面中，使情境开放，感受事件场景之中蕴含的言外之情。

“情景交融的关键在于充分表现出景物与人的情感的“同构性”，而不在于一首诗除了纯粹写景以外非要加上一段通过辞情而来的直接的议论抒情。”^{[17]136}贾岛的这首诗的意境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诗人把心中的情意隐藏于景物描写中，没有任何直接的议论抒情，情中带景，景中含情，这正是景物与人的情感的“同构性”。

（二）象外之象

意境最根本的特征是有象外之象，而产生象外之象的关键在于虚实相生。单个的意象只是意境的构成元素，整体意境的形成则需要格式塔意象的重构，隐者的形象就隐藏于由部分构成的整体之中。华兹生的译本具有象外之象，其生成机制可以从虚实相生和格式塔意象两方面得到体现。

1. 虚实相生。意境的虚实相生归根结底是在隐与显、藏与露、虚与实、情与景、形与神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矛盾体中实现的。正因为如此，诗歌才会产生含蓄无垠、曲径通幽的艺术效果。

情景交融的结果是意象的形成，而意象又是

产生象外之象的关键。“意象的虚实相生而形成的意境的空灵之美是意象意境化的又一特征。”^{[18][22]} 为何意象能化实为虚产生意境呢? 笔者认为, 意象之所以能生发出意境来, 其奥妙在于意象的隐喻与象征意义。江柳指出: “象征, 拟人, 它在诗中如果是唯一的意象或主要意象, 它就决定了整体意境必然产生有象外之象, 象外之意。读者如果能够联想其象、悟得其理、深得其情, 那就进入了最高的审美境界, 感到其味无穷了。”^{[19][54]} 这里的“拟人”是比喻, 也兼有象征的内涵。这些都说明意象的功能已经超越了它的字面意思, 承载着十分丰富的情感寄托。“松”是超凡脱俗, 高洁坚韧的象征; “采药”是对生命永恒的渴望, 精神自由的追求; “童子”意味着天真自然, 不沾尘俗市侩之气, 同时与下句中的“师”形成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 “山”是隐者心灵的居所, 精神的栖居之地; “云”象征着隐者生活的悠闲自得, 若隐若现。在译文中, 华兹生用带有定冠词的复数形式 *the pines* 特指“松”的高洁精神, 具有象征意义。在“童子”的几种译法中, *pupil* 与 *teacher* 相对应, 形成 *teacher-pupil* 的师生之间的学习关系; *master* 与 *disciple* 相对应, 形成 *master-disciple* 师徒之间的宗教衣钵关系; 而 *boy* 与 *lad* 则较宽泛, 与 *teacher* 与 *master* 无直接的对应关系。从诗中隐者的地位来看, 他与童子之间应该是 *master* 与 *disciple* 的传道求仙的衣钵继承关系。因此, 笔者主张把“童子”译为 *disciple*, 以烘托出 *hermit* 的隐形遁世与超尘拔俗。“山”的意象选择 *mountains* 为好, 不宜译为 *hills*, 否则就不能传达出隐者形象的高山仰止与神秘莫测。最后, 诗中的“云”用复数形式 *clouds* 译较好, 这样能与原文的“云深”相呼应, 同时又能与山结合在一起, 描绘出一幅有松, 有云, 有山的山水画, 而隐者的形象就隐藏在画面的空白处。

2. 格式塔意象之“出”。从意象与意境之间的关系来看, 意象只是意境的构成元素, 有意象未必就有意境, “意境好比一座完整的建筑, 意象只是构成这建筑的一些砖石。”^{[20][55]} 所以, 相对于意象来说, 意境的范围比较大, 通常指整首诗或篇章, 而意象则是构成意境的元素, 两者在层次和结构上存在一大一小以及部分与整体

的关系。

在贾岛的诗中, “松”、“童子”等只是个体意象, 分别象征了隐者的某一方面的精神风貌, 只有把五个意象看做一个整体, 隐者的形象才能生发出来。这整体意象又称为格式塔意象。正如孟瑾和冯斗所说: “意境和格式塔意象都是由个体意象整合而成, 在这一点上, 意境作为传统诗学概念与格式塔意象吻合。”^{[21][91]} 姜秋霞与权晓辉把“格式塔意象”引进文学翻译中, 并提出了文学翻译审美过程中的格式塔意象转换模式。她认为: “译者只有通过中介作用, 对原文进行整体认知, 形成一个格式塔意象, 再用译文语言重建译语文本, 才能取得语言信息与艺术要素的整体转换。”^{[22][28]} 文本作为整体是由各个语言成分综合而成的有机统一体, 对文本整体的把握能够更有效地深化对各个语言成分的认识和理解。

华兹生的译文在格式塔意象的重造方面比其他译本技高一筹, 注意到了整体性原则的运用, 保留了诗歌的审美空白。译诗的结构安排由近及远, 层次清楚。先写近处松树, 是特写镜头, 再写远处云山, 是广角镜头。此外, 译文中的标点符号也能对意境的传达起到路标的指示作用。一个破折号与前边的 *here* 与 *mountain* 连用, 引导读者顺着童子的手指方向往山上望去, 很自然地就过渡到下句 *Clouds are so deep, I don't know where*... 望的结果是山上云雾缭绕, 隐者的形象就像神龙若隐若现, 又像白云逍遥自在, 又像神仙, 羽化登仙。省略号暗示了隐者形象的含蓄无垠, 深化了诗的意境。

总之, 译者在诗歌翻译过程中不仅要注意单个意象的转换, 而且要把握其中所描绘的整体意义和格式塔意象, 用译文语言重新建构原诗的整体意境。

五、结论

传统的文艺美学批评模式侧重诗歌的直觉感悟, 适合读者的阅读鉴赏和审美体验, 而当代的语言学与文体学强调诗歌的语言分析与文体特征, 适合批评者作理性的分析, 从而给诗歌翻译批评注入了新的活力, 给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境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思路。但是, 诗歌意境的翻译批评涉及很多复杂的因素, 仍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入探讨。因此, 本文只是抛砖引玉, 希望更多

的学者关注诗歌翻译的意境问题,把翻译美学研究引向深入。

参考文献

- [1] 黄国文. 对唐诗《寻隐者不遇》英译文的功能语篇分析[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2(5): 67-70.
- [2] 赵昌平. 唐诗三百首全解[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280.
- [3] 李建国. 《寻隐者不遇》艺术结构分析——新批评的实践与超越[J]. 写作, 2005(9): 8-10.
- [4] 刘九洲. 艺术意境概论[M]. 武昌: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53.
- [5] 陈伯海. 释“意境”——中国诗学的生命境界论[J]. 社会科学战线, 2006(3): 87-99.
- [6] 王富仁. 贾岛《寻隐者不遇》的解构主义批评[J]. 名作欣赏, 1993(2): 52-55.
- [7] 黄国文. 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探索——古诗词英译本的语言学分析[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76.
- [8] 范存忠. CHINESE POETRY AND ENGLISH TRANSLATIONS[J]. 外国语, 1981(5): 7-24.
- [9] 宗白华. 美学散步[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74.
- [10] 文殊. 诗词英译选[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9: 167.
- [11] 布斯. 小说修辞学[M]. 华明,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175.
- [12] 庞秀成. 中国古典诗歌翻译叙事“主体”符码化的理论和实践问题[J]. 外国语, 2009(3): 86-95.
- [13] 马丁, 华莱士. 当代叙事学[M]. 伍晓明,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148.
- [14] 段炼. 当代西方汉学研究“境”的概念——兼论张炎词论的“清空”之境[J]. 中国文学研究, 2007(3): 47-51.
- [15] 郁沅. 心物感应与情景交融[M].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6: 267-269.
- [16] 张进, 高红霞. 意境的时空结构和审美功能系统[J]. 美学, 2001(9): 22-28.
- [17] 刘方喜. 声情说: 诗学思想之中国表述[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 136.
- [18] 王泽龙. 中国现代诗歌与中国古代诗歌意象艺术略论[J]. 文学评论, 2005(3): 116-124.
- [19] 江柳. 诗歌美学理论与实践[M].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88: 54.
- [20] 袁行霈. 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55.
- [21] 孟瑾, 冯斗. 古诗格式塔意象和意境的传递[J]. 外语学刊, 2005(4): 91-94.
- [22] 姜秋霞, 权晓辉. 文学翻译过程与格式塔意象模式[J]. 中国翻译, 2000(1): 26-30.

The Fusion of Emotion and Setting and the Image beyond Image in the Poetic Ideorealm—A Case Study of Jia Dao's Poem Translated by Burton Watson

CHEN Da-liang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300204, China)

Abstract: The poetic ideorealm can be defined in terms of the fusion of emotion and setting as well as the image beyond image, the former of which is the essential condition in creating ideorealm and the latter is the necessary component. Based on this research finding, this article, taking one poem by Jia Dao as an example, explores the basic principle and concrete criteria of the translation criticism for ideorealm. Of the eighteen versions, the author selects the version of Burton Watson as a case to expound the critical procedures of poetic ideorealm in an attempt to find a scientific model for translation criticism.

Keywords: poetic ideorealm; fusion of emotion and setting; image beyond image; translation criticism

(责任编辑 王抒)